

小脚外婆 中医情

◎晓岚

今年初春,我一直在咳嗽,各种药吃了不少,效果甚微,于是想起小时候外婆为我炖的冰糖雪梨羹,软绵绵、甜丝丝,入口即化,对一部分咳嗽很有效,还有用枇杷叶子煮出的水也治某些种类的咳嗽。虽然裹过小脚的外婆已逝四十年了,但她那一份悠悠的中医情结常使我魂牵梦萦。

外婆家庭院里有一棚金银花,花开时幽香满园,也热热闹闹很好看。花晒干后泡了茶可以治嗓子的炎症。墙根下还有一丛丛的藿香、佩兰。在星星洒满天空的夏夜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,喝喝清爽的藿香茶,怡神安康。

我从小身体不大好,经常咳嗽。外婆就带我去镇上的中药堂看病抓药。我喜欢看那一格一格的抽屉。外面有精巧的铜拉手,还贴了细致的标签。须白如雪的老中医看舌苔、把脉、开方,于是杏仁、苏子、款冬、黄芩、桑白皮、半夏……纷纷走进了我的生活。我伏在外婆的肩头,小声问她,这些是啥,也能治病?外婆笑道,它们是草木精华呀,集日月之灵气,可以治病的。外婆后来还给我讲过许多草药的故事,比如紫苏和白苏是一对灵秀的小姐妹,一人穿紫衣,一人着白衫,她们嘻嘻笑着,从小树林里走过;连翘和黄芩都是大户人家的小丫鬟,娇憨可爱又聪明伶俐;白芷和香薷那是小姐,温柔沉稳、风姿绰约;佩兰和青蒿就是那已经出嫁的女子,很勤快,也很贤惠;还有三七和当归,更像行走江湖的奇女子,眉眼间英姿飒爽,一腔巾帼豪气。外公生病时也喝中药,喝了许多。

后来,我也慢慢知道了每一味中药都有自己的功效,如:荷叶清暑辟秽、醒脾健胃,丝瓜祛风止痛,橘络通筋活脉,连桃根都养血祛湿……对症下药,静心怡体,药香也能慢慢平穩人的心绪。

然而,最难忘的还是那个鸣蝉依然鼓噪的秋日,我胯下无端生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疙瘩,红肿发烫,疼痛难忍。因为是一个黄花闺女,羞于启齿,也不好意思去请那些男医师打针敷药。外婆看我夜里又发热,疼得睡不着,就去老中医家讨了一个方子,先是买了一只黄羽、黄脚、黄喙的草公鸡,又去村东的大皂角树上割下两簇角刺。剪去刺尖后,与三黄鸡一起,用砂罐小火同煨。外婆就用那浓郁的鸡汤一勺勺地喂我,想不到,第二天就不胀不疼,肿块也渐渐消了。

有时我也想,自己若是生在中医世家,从小和长辈学医救人、悬壶济世,背诵美丽的中草药名字。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捣药,晾晒炮制……我一定是个好看的女孩子,因为有药香滋润浸染啊。

又是故乡村野草木葱茏的时节,真想回去,跪拜在外婆的墓前,抿一小碗酹酹的养生药汤,以慰藉老人在天之灵呵。



舞

◎子穆

粥影

◎梁玉飞

还一斗一”是她的规矩。邻居推辞,她便说:“孩子们记着呢。”

红薯粥最容易饿。那粥稀得能照见人影,我们兄弟几个围着桌子,看粥面上浮着的几片红薯,像小船在浑水里打转。粥饿了,母亲不许我们喝,自己却一碗接一碗地咽下去。她的喉结上下滚动,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有一回我偷偷尝了一口,酸苦的味道立刻在口中炸开,呛得我直咳嗽。母亲拍着我的背,却笑了:“小五的舌头金贵哩。”

腊月里,母亲会给我们做新鞋。她纳鞋底到深夜,煤油灯的光晕染在她脸上,显得格外柔和。线穿过鞋底的声音“哧——哧——”,像是某种安眠曲。有一年,我的脚长得快,新鞋才穿上一个月就顶了脚,我不敢说,硬挤着穿,直到脚趾

磨出了血。母亲发现后,竟哭了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流泪。第二天,我的床头放着一双新鞋,鞋头特意加长了一截。

母亲死于我四十八岁那年。她走得突然,在家里过门坎时一个跟头下去,再也没有起来。等家人发现,身体都已经冰凉。那时我正在大西北边防某部蹲点,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,因而留下了终生遗憾。

如今我喝粥时,常对着粥面发愣。那粥再照不出母亲的面容了。偶尔恍惚,似乎又听见“哧——哧——”的纳鞋声,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响着。

穷苦人家的母亲,大抵如此罢。她们像野草,无人照料却拼命生长;又像蜡烛,燃烧自己只为给儿女一线微光。儿女们,终其一生都在那线光里摸索前行。

送妈妈一枝花

◎毛松南

妈妈那年经常念叨:“八十三,鬼门关。”妈妈正是八十三,在清明时节的档口说着这样的晦气话,怎不叫人忧愁。埭上老头老太们叹息着:“又要有人去那边过年了。”

落灯之后、清明节前,农村人总会摸空将锡箔折叠成元宝、锶子,一张张、一个个、一袋袋,总把思念寄托在其间。

我老伴做啥事都讲究完美,考究得让其他人不敢插手,即便是折锡箔也折叠得有棱有角、有模有样,相当逼真。虽然这纯属一种形式,冥币不久就会化为灰烬,飞上天、落入尘埃,但在她看来,人在做,祖宗在看,马虎不得。

春天的气息裹挟着鸟语花香涌入室内。妈妈住在大哥家,白天,她被移动到客厅,安顿在轮椅上,我老伴一有空就去陪她,两人一起叠锡箔。

农村人一直自己动手折,表面看不用四两力,其实却是一种硬功夫,个把小时就会腰酸背疼、头晕眼花。不过这不打紧,只需直直腰、看看远处,马上恢复很

多。这些年,我们从没动过网购的念头,好像那样做是一种亵渎。在我们看来,只有自己亲力亲为,才是最真诚的纪念。

我爱人常和妈妈开开心玩笑,问她:“老太太千年后喜欢真锡箔还是假纸币啊?”妈妈一反常态,也不忌讳,笑着回答:“就给我一枝花。”

出乎意料,又在情理之中。我妈上过私塾,也接受现代教育,她不是一个保守封闭的人,能够坦然面对未来。在儿媳妇面前,她更像个慈眉善目的老姐姐。妈妈心灵手巧,是爱美之人,也爱成人之美,一生促成的婚姻不下三十对。每撮合一桩,她必定奉送巧手撕出的红双喜纸艺。我们感叹于妈妈那信手撕出的作品之精致,她四个儿媳妇缺乏这样的艺术细胞,没有了传承人,她从不多言。让儿媳妇每年供上一枝花,这是她的情结。

妈妈要一枝花,这个不难。到时随便在哪个路边摊位买一枝塑料花,红的、白的、紫的,应有尽有。难的是没有谁能折叠出带有温情、能让她眼前一亮的花朵。四个儿媳妇没有婆妈妈的手巧,再怎么折腾也

鼓捣不出像样的花样。

终究没有打破魔咒,妈妈在八十三岁那年走了。那一夜突然刮来了一阵“鬼头风”,旋即呼啸而去。妈妈的腿脚不灵便,一定是随风而行了,走得很轻盈,很潇洒……

每年清明节,我们都会如她所愿,在她坟头插上一枝花,虽然不是鲜花,却也是精挑细选,一年四季花开不败。

埭上人成群结队到墓地祭祀先辈。难得碰面,总有要好的乡亲聚拢过来,说起了妈妈。有人说:“毛老太是好人,每趟卖苹果回家,见到埭上小朋友就给一个,从东埭转到家要个把钟头,不藏不掖,不小气。”说完,双手合十,默默作揖。看来,花总是开了又谢,但我妈却是他们心中不谢的那朵花。

祭祖风俗我们这辈还坚守,子孙后代不知是否有这种使命意识,我们无法强求,也猜不透他们的心思。老话说得好,船到桥头自然直,后面的事自有后来人决定。也许,当传统风俗与时代、现实相近相融,那么“守正创新”肯定不仅是一个说法,而是行稳致远的助动力。